

译者按:娜杰日达·普图什金娜(Надежда Птушкина)是俄罗斯当代剧作家,戏剧导演。主要剧作有《在别人的烛光下》《不正常女人》《她临终之际》《来领走》《预付》《母牛》《性欲缺乏》《好,劳伦西娅》等。普图什金娜的剧本远离历史,不问政治,无关宗教,只为爱情。剧作家热衷于专注不同的面孔,倾听各异的声音,营造奇特的戏剧氛围,塑造另类的女性形象。普图什金娜仅凭自己的爱情故事,一举成为俄罗斯新世纪之交上座率最高的剧作家之一,说明俄罗斯人已不再关注虚妄的“主义”,不再追求崇高的道德极限,不再向往精神的“乌托邦”,关注身边生活、关注情感、活在当下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主旋律。

比萨斜塔^①

(两幕闹剧)

108

[俄]娜杰日达·普图什金娜^② 著
王丽丹* 译

剧中人:

妻子
丈夫

“幸福的家庭各不相同,不幸的家庭彼此相似。”
——作者凭记忆援引列夫·托尔斯泰的名言,因此不敢保证其正确性。

* 王丽丹,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。

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“当代俄罗斯戏剧作品研究”(项目编号:12FWW005)的阶段成果。

② 剧本中文版经作者授权,由本刊发表,版权所有,未经许可不得私自翻印、出版或演出,违者必究。

第一幕

[一居室住宅里住着丈夫、妻子和儿子。儿子临时缺席。住宅很普通。厨房也很普通。厨房里有台小电视。房间中央放着一个打开的行李箱。

[丈夫和妻子正在厨房里。他吃饭，她盛饭。她盛，他吃。

丈夫：瞧——不知为什么饿成了这样！不知怎么了就特别想吃！又是周末！明天看样子是好天。带你去别墅。呼吸一下新鲜空气。顺便慢慢开始整理菜地。秋天就会有绿色食品了。满意吗？再给我来点儿土豆！再加块儿肉饼！

[妻子把盘子放到他面前，自己则坐到他膝盖上，凝视着他，并用手伤感地抚摸他的脸颊。

[丈夫由于坐姿不便，一动不动，没法把勺子送到嘴边。

丈夫：（过了一会儿）我在吃饭呢。

妻子：（异常激动）看见了。停一下。想告诉你一件重要的事情。

丈夫：（根据他的经验，如果是重要的事情，就一定不是好事）吃完了再说吧。准确地说，球赛结束后再说吧。准确地说……明天得早起……过后再说吧。一切结束后再说吧！有芥末吗？或者酱汁什么的也行。

[妻子从他的腿上站起来，表示抗议地把酱汁“砰”的一声放在他面前。

丈夫：你真没必要用奶渣代替面包屑来做肉饼，根本吃不饱！

妻子：（莫名其妙地）结束了，我的朋友，阿门！

[停顿。

丈夫：（小心地）怎么回事儿？你怎么啦？（耸了下肩）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味道！你最近放盐不是轻了，就是重了……好像有点儿脱离正轨。有什么事不对劲吗？班上的？

妻子：可能一切就该是这个样子。

丈夫：就是说，只是心情不好？

妻子：心情也不好！我要走了。

丈夫：这就对了！（不时地搓搓手）换一种感受。我这儿电视马上决赛，不能

错过。

妻子： 终场了，我的朋友，阿门！我走了。

丈夫： 可以走了，因为我已经饱了。我自己收拾。别耽误了。

妻子： （笑）我走了。

丈夫： （不关心地）去很久吗？差一点儿错过了新闻！（打开电视，现在注意力只在那儿）啤酒还有吗？

妻子： 啤酒？（笑）不知道。难道还能剩下点儿什么吗？

丈夫： （漫不经心地）太好了！总是轰炸，轰炸！好了，吃亏了吧！顺便给你妈带个好。（无意识地）给你妈——是的……二十年间她哪怕问候过我一次！哪怕一次！

妻子： 继续！

丈夫： 有什么可继续的，如果我和你，谢天谢地，我们单独过日子？！

妻子： 转达问候。还有呢？

丈夫： 什么还有？如果你什么都否认的话！

妻子： 这要看是什么了。尽管这些都不重要了。

丈夫： 总是什么都否认。尽管我早就对一切无所谓了。

妻子： 不对！远不是一切也不是总是！

丈夫： 我不想吵，但是总是一切！

妻子： 具体是什么？

丈夫： 你还要具体？你妈反对你嫁给我。

妻子： 二十年前？！

丈夫： 装作忘了？

妻子： 记得很清楚。

丈夫： 记得吧！但你想否认？

妻子： 不否认。

丈夫： 承认吧？

妻子： 承认。那又怎么样？满意了吧？

丈夫： 别吵！（全神贯注于电视）太聪明了！我早就知道这一点。（对妻子）我们说到哪儿啦？

[停顿。]

丈夫： （猛地一惊）你真了？

妻子： 对。那又怎么样？二十年前！

丈夫： 就是说，我说的是对的？！我们的登记总是被推迟！一会儿外婆去世

了,一会儿自己感觉不好,一会儿你又怀孕了!我觉得——一切都不是那么简单。

妻子: 那又怎么样?

丈夫: 有意思! 否认了二十年!

妻子: 今天承认了。满意了?

丈夫: 特别满意。尽管我无所谓。

妻子: 可我要走了。

丈夫: 给你妈带好! 去很久吗?

妻子: (一字一顿地)我、要、走、了。

丈夫: (同样地)明、白、了。我是问——什么时候回来?

妻子: 再、也、不、回、来、了!

[走进房间,拎起箱子,用告别的眼光久久环视房间。

丈夫: 发什么脾气啊? 瞧,只要我对了,你就生气! 打个电话! 我会去车站接你。你拖那么大个箱子啊? 装的什么? 脏衣服? (不很情愿地站起身来)我送你去车站吧。(叹气)我们只能出去一分钟! 决赛我不能错过。

妻子: 我自己走。

丈夫: (轻松地)好吧! 给岳母带好! (快速重新坐下)我们还要轰炸他们多久?

妻子: 再见!

丈夫: 你要在那儿过夜吧? 早晨我直接去接你。去别墅正好顺路。

妻子: 桌子上面有一封信。别给扔了! 给儿子的。

丈夫: 谁写的?

妻子: 我写的。

丈夫: (漫不经心地)别担心。我会转交的。

妻子: (愤怒地)我要离开你! 离婚申请晚些时候递交!

[停顿。

丈夫: (恼火地)真能选个时间! 球赛马上就要开始了!

妻子: 对不起,不是故意的——只是巧合了。

丈夫: 球赛过后我们再大吵一顿怎么样? (意味深长地)然后再和好。(机械地)和好……暂时你忙点儿别的。看看新闻!

妻子: 这些新闻我已经看过了。昨天、前天和更早一些时候。可今天是另一些

新闻！我正式宣布——和你离婚。

丈夫：我听你说这个远不是第一次。

妻子：不过这是最后一次。

丈夫：（长叹一口气）昨天喝了六两，顶多。而且饭菜吃得很合适。没醉。你用不着那么看着我！别这样！！！我受不了这个！随便吧！非要这样——走吧！但我警告你——不会有好结果的……最终是土豆来不及种——这会让你后悔的。

妻子：我其实是想什么也不跟你说就离开。转念一想——无论如何二十年！我也该跟你说一声“再见”！

[丈夫夺下了她的箱子，拿到房间里，仔细翻看里面的东西。]

丈夫：就因为六两伏特加！就算是一斤！说真的，你用没用你的鸡脑子想象一下男人们能喝多少？！每天喝！你哪怕认真地想过一次这事也好！不说话了？要知道我总是做出让步！一周喝一次！不常喝！两次，如果有重大理由的话。就算两次！准确点儿说……一周一次半。这你就不满意啦？不喜欢啦？你呢，我不强迫你喝！不喜欢——不喝！我不强迫你！你是成年人！不过如果你不喜欢喝的话，为什么我不能喝？！女人的逻辑！我怎么，小孩子啊，还得听你的？你自己明不明白，你在抱怨什么？想让我一点儿也不喝？！痴人说梦！得了！吵闹结束！球赛开始了！

妻子：我再也不生你的气了。再也不准备改造你了。直接走人。最后一次出走。

丈夫：够了，说来说去的！没有别的话题啦？嘿，逐一回忆……唉，我承认我多少……好了、好了、好了！球赛！瞧——多棒的队员！你以为他们不喝酒啊？才不是呢！喝！但他们的老婆不吭声。

妻子：我无所谓了。现在这只是你个人的问题了。

丈夫：已经道歉了！你总是没事儿找事儿！道歉了——你就别纠缠了！

妻子：好吧。算你道歉了。我原谅你了。

丈夫：那就赶快去你妈那儿吧！走吧！回头见！射、门！！！嘿，芬兰人！嘿，太精彩了！第二分钟进球！射、门！！！（抓住她，紧紧抱着，响亮地亲吻）

妻子：我们分手后还是朋友，好吗？无论如何我们有儿子。

丈夫：射、门！射、门！

妻子：丈夫和妻子做了二十年，却没能成为朋友。让我们分手时成为朋友吧！我不打搅你了。再见！

丈夫：你搞什么名堂？（看着电视）你还有脸再回来？安静！快、快、快！！
见鬼！！

妻子：仔细听好了。

丈夫：别烦我了！你等等！

妻子：我永远地离开你。

丈夫：（盯着电视）喂、喂、喂！快，蠢货，快，快！！

妻子：永远不回来了！终场了，我的朋友，阿门！

丈夫：（盯着电视）喂、喂、喂！蠢到家了！

妻子：永远！你自己才是蠢货呢！

丈夫：（全身心关注电视）说的就是——十足的蠢货！！

妻子：有没有脸我都不回来了！我怎么能跟这样的人过了……

丈夫：（大叫）×你妈！！喂、喂、喂！射、门！！乌拉！！真有你的！！

妻子：（气得大喊）再见！！（拎起箱子，跑向门口）

丈夫：（追上她，却总是回头看着电视）等等！我们把问题搞清楚！球赛马上就结束，我们把一切都搞清楚。马上休息了！你别发神经！唉，你忙点儿什么！

妻子：去买啤酒？

丈夫：如果不麻烦的话。（跑步奔向电视）喂、喂、喂……找死！！

妻子：我跑一趟。

丈夫：太棒了！（回头看她）你怎么啦？

妻子：怎么啦？

丈夫：又去哪儿？

妻子：买啤酒啊。

丈夫：拖着箱子？

妻子：那又怎么啦？

丈夫：拖着箱子——买啤酒？

妻子：我就是不准备回来了！买不买啤酒都一样。

丈夫：哦，你怎么这样？

妻子：只能这样！

丈夫：固执呗？

妻子：好像是。

丈夫：就是说，有原因呗。

妻子：有。

丈夫：喝了……但回来时很安静。没闹。没打你。

妻子：只是早晨一回来，坐到床上，开始抛钓鱼竿。然后大叫起来：“我多笨

啊！要知道这些地方六月根本不上钩！”

丈夫：想逗你开心。

妻子：这个做到了。况且现在不是六月，而是五月。

丈夫：就为这个你要走？我才不会相信呢！

妻子：并不完全为这个。

丈夫：那为什么？

[妻子默默地看着他。

丈夫：快——快，说啊！休息结束了！

[妻子不说话。

丈夫：或许，有人给你打电话还是怎么着了？

妻子：就算是吧。

丈夫：打我小报告了？

妻子：完全可能。

丈夫：你马上就信了？是不？

妻子：那怎么了？

丈夫：轻率地相信电话并照单全收了？

妻子：可能。

丈夫：你能不能问问我，哪是真的哪是假的？我更清楚！当然如果相对于诽谤你更喜欢真实情况的话。想听真话吗？

妻子：不想。

丈夫：我还是要说真话。尽管我很讨厌这样做。

妻子：我已经无所谓了。

丈夫：真实情况就是什么也没有过。

妻子：祝贺！

丈夫：为什么没有过？你没想过这个问题？

妻子：我？没有。

丈夫：可惜。一开始了解前后经过，然后就开始吃醋。不会有别的。这就是正常女人的正常立场。

妻子：再见！

丈夫：没完没了！再见、再见！正好赶在决赛！好吧，昨天喝了。在布托沃，在整修房子那家。萨尼亚过生日。该喝吧！怎么，我在那种时候应该离他

而去？该清醒地回到你这里？你别搞得太荒唐！而且，他请了所有的人！全是男人。我发什么誓都行。不信啊？

妻子：我现在无所谓了。

丈夫：全是男的。还有柳德卡。这是自然的！柳德卡是我们组里的一员。顺便说一句，她砖砌得很好。顺便一说！接着，我们坐在那儿……男人们开始怂恿我。说，就我一人还没有跟柳德卡好过。大家开始猜疑我，作了各种伤自尊的推测。你高兴别人这么说你男人啊？我借着酒劲儿激动起来，把柳德卡拥到墙角里。也就是顺便，没太当真，半分钟左右……简而言之，反正什么也没搞成！我真的发誓——没搞成。如果成了的话，我会跟你说吗？

妻子：这证明了你的无辜，也安慰了我。

丈夫：这很正常！我是已婚的人。根本没必要扯那个。喝醉了酒什么事搞不出来？什么可笑的事都会有！大概有人向你打小报告了？！然后你就胡思乱想！说是有过！有过！没有！！不信？

妻子：信。别转移注意力了。错过球赛了。再见！

丈夫：那怎么——把柳德卡给你领来，让她亲自证实？根本什么都没发生！连开始都没有！想法是有过。是。但过程本身没有。男人什么不想？如果有想法就受惩罚，那么俄罗斯的所有男人都该在监狱里被折磨死。你干吗这副表情？可以想象——你从来没想到过背叛我！

妻子：想过。

丈夫：什么？

妻子：是。

丈夫：几次？

妻子：没数过。很多次。

丈夫：竟然是这样？

妻子：唉。

丈夫：明白了。

妻子：明白什么了？

丈夫：（神经质地厨房里走来走去，忘了电视）荡妇！就是说你背叛了我！

妻子：精神上。

丈夫：更糟糕！

妻子：球赛结束了！你不看！

丈夫：耍笑我？啤酒还有吗？

妻子：我不喝啤酒。

丈夫：对，你不喝！你更糟糕！喝白兰地……哪里好像还有……我和萨恩卡

上一次第二瓶没喝完……没错！第二瓶被你给我们拿走了！（找到啤酒，给自己倒上，跟屏幕碰杯）已经三比零了，芬兰人赢了。生活就这样过去了！你就这样错过了其中最好的部分！（喝一口）我连想都没想就相信了你。而你却背叛了我。

妻子：我想过，可不是背叛过！

丈夫：她想过！就应该杀了你这样的幻想者！为有这样的想法就该立即杀头！你再没别的可想了？结了婚的女人！母亲！该想孙子啦！我个人只梦想有孙子！可你却总想着男人！而且丈夫还活着还正常！傻瓜我是！跟你生活了二十年，还一次都没有背叛过！谁要是知道了这个，肯定会哈哈大笑的！

妻子：别伤心！现在你可以弥补了！

丈夫：弥补！我跟你生活了二十年，那种技能都失去了！

妻子：我同情得快要哭了。

丈夫：怪我，忽略了你。没看管好。相信了你。那你想过谁呢？

妻子：想过很多人。

丈夫：具体的呢？

妻子：具体想过很多人。

丈夫：嗯……详细的呢？

妻子：有时，想一些人。有时，想另一些人。

丈夫：噢，就这样梦想过——之前和之后？

妻子：正是这样。

丈夫：当着我的面，你好意思说出这种话？！作为妻子、女人和母亲，你好意思吗？

妻子：不好意思。

丈夫：我真是傻瓜！（直接对着瓶子喝）浑蛋！（看着电视）芬兰队也被进球了！球赛泡汤了！曾经有过——看见一个女人。这里，这里，大腿，胸部——全都有！看着她，那么仔细地、详细地看，自己却同时想到——我不该这样！因为我有妻子！因此从来没有过！甚至连想法都没有过一次。良心是极其的干净。你向来是我的唯一。主要的。最主要的。第一位。爱信不信。却是千真万确的。

妻子：谢谢。晚了已经。再见。

丈夫：不相信？相信别人，却不信我？

妻子：信或不信现在有什么区别？再见！

丈夫：别人对你胡言乱语，你现在却来践踏我的人格。

妻子：我原谅了一切。我怀着对你美好的态度离开你。怀着对你真诚美好的态

度抛弃你。

丈夫：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了！知道了！这一切都是闹着玩的！过去多少年了！如果我明白你知道了这事，自己就会向你承认的。但你没说。如果你记在心里，那我也会记在心里，不会主动坦白。你早就知道了，是吗？

妻子：你说的是什么？

丈夫：你明白得很——还是什么。

妻子：没有概念啊。也不想有。也不想问什么。

丈夫：你问啊！

妻子：有什么必要？晚了。应该早点儿。

丈夫：我会诚实地回答。毫不隐瞒。什么也没有过！全是胡说八道！那一次什么也没有发生过！

妻子：哪一次没发生过？

丈夫：那一次出差。

妻子：而这一次呢？

丈夫：你指的是什么？哪里？什么时候？

妻子：你记得很清楚！

丈夫：你指的是萨拉托夫？

妻子：就算是。

丈夫：这还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时候！

妻子：那么你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萨拉托夫发生了什么事？

丈夫：（对着瓶子喝了一口）这你可能会责怪。你有权利。你说我吧。我忍着。这是唯一的一次。

妻子：有什么必要在我们将永远分手的这一刻责怪呢？（突然抱住他，亲吻他的脸颊）责怪太晚了。再见！（准备离开）

丈夫：（拖住箱子）我个人不相信孩子是我的！

妻子：（吃惊地）什么？你不相信孩子……（放下箱子，狠狠地扇了一个耳光）

丈夫：你怎么能相信孩子是我的？不准你相信！

妻子：又来了！说到哪儿去了！

丈夫：为什么我该相信？厂里派她来照看我。我不是第一个人。傍晚她把我领到宾馆。她在房间里坐了很久。后来害怕一个人走夜路，就留下来了。然后，我们喝了酒。应该做点什么，打发时间吧。不能朗读吧！我根本什么也记不清了。而她一大早就兴高采烈的！啦、啦、啦、啦……可我的脑袋痛得要裂开——就剩下这些印象了。后来电话已经打到这里了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怀孕了。可萨拉托夫怀孕的人还少吗！如果现在所有的人都不停地给我打电话怎么办？我怎么——是萨拉托夫城市历史上唯一的男

人？一年后又打来了电话——来看看吧，你出差走后我生下了谁！她还能生下谁？难道是大象不成？我怎么，如今要跑遍所有出过差的城市，到处看一看——哪里生下了谁？不是我的孩子！如果就算真有孩子我的话！就是说，这个狗杂种也给你打电话了？

妻子：没给我打过。

丈夫：那你从哪里得知的？

妻子：从你这里。刚刚。

丈夫：为此应该狂饮。（喝一口酒）那为什么打我嘴巴？

妻子：我以为，你说的是我们的孩子。

丈夫：我们的怎么了？我们的孩子是我的孩子吧？

妻子：你怀疑？

丈夫：你跟我说了这一切以后……现在我怀疑一切。

妻子：我生活中没有过一个男人，不算你。

丈夫：不相信。

妻子：不相信什么？

丈夫：不相信你除我之外没有过也不会有别人。

妻子：我说了——没有过。这是事实。但我没说——不会有。会有的。希望有。

丈夫：丈夫还活着时？（略带哭腔）为什么？我对她做了什么？粗鲁的话从来没说过……

妻子：说了。

丈夫：什么时候？

[停顿。]

丈夫：想不起来了。

妻子：我可以提醒你。不过有什么必要呢？

丈夫：当然，可能说过。人是活物！不过只有在你自己找碴儿的情况下！

妻子：没找碴儿。

丈夫：就是说，心情不好。反正记不住了。

妻子：提醒一下？

丈夫：谁记旧仇……谁都会发生的。家庭生活中对于女人来说主要的是——忍耐。我自己脾气很大，但很快就会消气的。大声吵了一顿，马上就忘了。像个孩子。不过，你要知道，生活中从未对你动过手！

妻子：动过。

丈夫：就挥过手！是！承认。但没打过。一次也没打过。

妻子：打过。

丈夫：胡说！

妻子：提醒一下？

丈夫：你怎么老是提醒、提醒的？！没打过！

妻子：不对！

丈夫：夸张！

妻子：（终于含着泪）你没有良心！

丈夫：说啊，说吧！来吧！提醒吧！我们听着！比赛结束了！比分不清楚！谢谢！全都错过了！白兰地喝完了，别的也没有！说吧，来吧，糟践吧，侮辱吧！一切都来吧！

妻子：这是在阿廖沙满一周岁时。

丈夫：别把儿子拖进来。跟儿子没关系！

妻子：是的！你想打我，却打了他。

丈夫：胡说！我从来没打过孩子！

妻子：让我说完！我可没打断过你说话！

丈夫：你要是打断我就好了！

妻子：阿廖沙满一周岁……

丈夫：十八年前？！

妻子：那又怎么样？！十八年前的生活是另一种情形，跟我们今天就没有关系了？我们怎么，一个小时前才开始生活的？

丈夫：说吧、说吧，糟践吧，你爱干这个。

妻子：给阿廖沙过一岁生日。你叫了很多人！

丈夫：怎么了？！独生子一周岁！对你来说不是节日，对我来说可是节日！对我来说儿子是神圣的。女人根本不懂得这一点，不懂得男人及其儿子！

妻子：你那时喝醉了！给大家也灌醉了。

丈夫：十八年前喝醉了！真能记仇！

妻子：我自己犯傻买了两瓶酒。你又买了三瓶。客人们又带来了一些！给孩子带来的礼物总共加起来不到三卢布，伏特加酒却搞来了上百卢布！

丈夫：指责别人不好吧！

妻子：喝啊喝的，还嫌少！都深夜了！孩子睡不了觉！抱着一小时，两小时……我就盼着大家什么时候离开。大家刚要准备回家，你又跟我说——去邻居家借点儿钱、借点儿钱！应该去趟火车站，补点儿酒——我们坐着挺带劲儿的。你挥着手说：“差人去火车站，去饭店！”而我刚刚好不容易才把阿廖沙摇晃睡着。甚至都没地方放他躺下。你喝多了，把酒瓶都扔到小床上，以方便早晨退瓶子。我抱着阿廖沙低声跟你说，

让你这些蠢货赶快滚蛋，你自己也跟着他们滚。而你却抡起拳头！……你喝多了，使足了力气没有打中我，却打到了熟睡中的阿廖沙……（带着哭腔）他在这之后两年左右的时间都处于惊吓状态！

丈夫：看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——你自己也有错……挑起事端！你看——人家喝酒，高兴，你却大闹了一场！不过，说实话——我什么也不记得了。

妻子：不记得了？你还真就不记得了！最可怕的是——真的不记得了。等一下，我说的是我自己。我当时八岁。一位将军急需一个英语教师。然后把我妈妈直接请到他家别墅。夏天。还允许带我去。将军的孙女也在那里，她和我一般大。一头卷发，穿着皱边衣服，扎着蝴蝶结。她有一只小狗。是一只卷毛狗，扎着蝴蝶结。我当时是直接从小乡外婆家过去的，剃着光头。因为在乡下染上了虱子，可我妈没有时间照管我，没时间除掉它们。将军的孙女一头卷发，我却戴着褪了色的带斑点的头巾。而且脸晒得起了皮。在外婆家晒得黝黑。将军的孙女嫌弃我，不肯走近我。她玩儿，我在远处看。她玩起了理发的游戏，并剃光了自己的小狗。等吃午饭时却尖叫起来——谁把小狗给毁了？！她坐在那儿乖得很，眨着眼睛，摇晃着卷发。大家都心疼她。却来质问我。我母亲揪着我的耳朵，使了那么大的劲儿，脸都涨红了。要知道所有的人都清楚——不是我剪的狗毛！而且还知道，他们的一切我都能理解！我瞧不起他们，还有我母亲。因为我们不会饿死的！有什么必要这么做——当着将军的面？！这一切过后，我一人去花园。我心情简直糟糕透了！可这只小狗却向我跑来，摇着尾巴。我突然使足力气踹了它一脚！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！永远不会！！（痛哭）

丈夫：得了吧！（搂住她）那条狗已经死了！你哭有什么用！

妻子：死了！我永远都无法请求原谅了！也无法忘记！可你打了儿子却不记得了！发生了这样的事之后还怎么跟你过？

丈夫：十八年前打的！你现在却因为这个决定离开我？

妻子：可我带着孩子又能去哪儿呢？去我妈家？去住筒子楼？难道就只这一件事吗？！累积下来总共多少事啊！

丈夫：那为什么偏偏在今天决定走了？

妻子：量变发展到质变。

丈夫：胡扯！你看萨恩卡的女人数量在增加，可质量却越来越差。我自己都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。真是头蠢猪！谁没有这样的事儿！我相信你。认可你。对不起。我们和好吧。

妻子：晚了。积怨太多。我再也无力承受了。

丈夫：还有什么？

妻子：你自己哪怕能想起点儿什么，我哪怕还有点儿希望！

丈夫：怎么我是电脑啊，还得记住一切？！你说吧，我听着。

妻子：谁剥夺了我喜爱的工作？

丈夫：谁？！

妻子：你。

丈夫：哪份工作？

妻子：喜爱的。专业工作。

丈夫：是在图书馆那个吗？你就感觉幸福吧，我把你从这个养老院里拉了出来！远离了老姑娘，远离了无聊乏味的退休佬，远离了纠缠不休的中学生！

妻子：可我不幸福！而且我有权利！我毕业于文化学院。图书馆学系。还是以优异成绩毕业的。

丈夫：我知道，你聪明，我总是向大家夸你。

妻子：我为什么去读这所学校？

丈夫：适合聪明又谦虚的姑娘呗。

妻子：因为我一生都梦想能成为图书管理员！

丈夫：真能找个梦想！我还梦想当试飞行员呢。

妻子：却当了施工员！可我梦想成为图书管理员，梦想成真了！我热爱书！与老姑娘们、无聊乏味的退休佬及纠缠不休的中学生在一起感觉很好。我酷爱这一切，却被你不问青红皂白地剥夺了。我们的儿子在图书馆里长大。他从学校直接去那里与老姑娘们一起喝茶。无聊乏味的退休佬们帮他做功课。而且他的初恋就发生在图书馆里。爱上了一个纠缠不休的中学生。就是说，你把我从养老院里拉出来的吧？又塞到哪儿去了呢？我都懒得叫它们的名字！我跟你的那些俄罗斯新贵甚至没什么可说的。

丈夫：不过却学会了电脑！

妻子：学会什么了？！充值？发往诺里尔斯克的水泥？发往车臣的水泥？！一到周五我就完全变傻了。想在周末读读书都不可能。单词明白，含义却理解不了。

丈夫：就是在自己的图书馆里待久了，已经不习惯真正的工作了。

妻子：真正的工作——就是你痛恨你做的一切？是你做的一切会使你变傻？是你为自己感到羞愧？

丈夫：为什么对工作感到羞愧？

妻子：我还没学会把那种事情叫作工作！我暂时还不好意思加入进去。国有工厂生产水泥。而我们的资本主义公司却过着寄生生活。非常便宜地买下大家都需要的水泥，高价出售。因为厂长是舅舅，而我们公司的董事长是

外甥。舅舅和外甥瓜分数十亿的利润，而工人却半年开不出工资。

丈夫：别忘了，你个人在公司里钱不少拿。

妻子：但没有足够到让我的良心彻底沉默。而且我和你也没过穷日子啊！你凭什么要践踏我的理想、我的自尊、我平静的生活？

丈夫：开始建别墅了！我的考虑是正常的。钱越多越好。我上哪儿知道你的想法？我有特异功能还是怎么？你自己为什么不说话啊？可主要的是——我是给你建的！让你能同孙子们待在一起，休息。给他们读各种各样的书！是我需要别墅吗？我这是为什么？

妻子：可你问我是否想待在别墅里了吗？生活中你哪怕问过我一次——我想要什么？

丈夫：你想要什么？我问你。

妻子：旅游！

丈夫：太有意思啦这需求！

妻子：去普希金、莱蒙托夫去过的地方……

丈夫：这些人好像没出国……你怎么不早说啊！不然早就跑遍了！花销不大！不喜欢在公司里做——那就去他们的！返回图书馆工作没问题！

妻子：我喜欢吃什么糖？

丈夫：这是说什么呢？

妻子：我喜欢的糖果？

丈夫：你暗示什么？我怎么知道？我自己根本不吃糖。

妻子：我喜欢什么香水？

丈夫：这个我不在行！

妻子：什么颜色适合我的脸色？

丈夫：你——什么都适合！只要穿着不短就行！听着，我没问你，我喜欢喝什么牌子的伏特加吧？我喜欢什么牌子就买什么牌子！从来没生过你气！

妻子：那我们是怎么认识的？在哪儿？什么时候？你对我说了什么？我说了什么？

丈夫：那些东西我根本记不住。我们认识时，我都没打算结婚。因此，什么也没记住。

妻子：结婚是什么时候？几号？哪一年？

丈夫：有结婚证……好，我回答。阿廖沙十九岁。还是十八岁？你都怀孕好长时间了才嫁给我的吧？还是刚怀孕？那么，假如减去十九……等等，还是减去二十？你穿着白婚纱……就是说，是夏天……

妻子：晴和的初秋。十月。

丈夫：我还记得，天气暖和。你脸上还罩着网纱。婚礼上那么可爱，只是不停

地哭。

妻子：大概是因为幸福。

丈夫：你知道吗，对于你们女人来说，这一切都很重要……可对我们男人来说……

妻子：对于一个有爱的人来说很重要。其余的人至少应该记得。出于礼貌。

丈夫：好。我会记住的。

妻子：不是记住，而是想起。这如今已经是我们的过去了。因为我要离开你。

丈夫：胡说！你去哪儿？你自己明白——无处可去！谈也谈了——我都记下来了。我们重新开始。

妻子：从哪儿开始？知道吗，我不。我可以开始新生活，但不带你。

丈夫：那我怎么办？我对以前的生活习以为常了。有点儿渐渐上瘾了，渐渐习惯了。我喜欢我的生活。

妻子：可我却要逃离我的生活！

丈夫：你要把一切一笔勾销！出现了摩擦。甚至令人不快。我现在才明白过来。可光明的时刻要多得多。

妻子：你想象一下。假如说，请你去吃饭。餐具漂亮，菜肴丰盛。奏响了音乐，周围的人都微笑着。然后突然端上来了粪便。还得吃下去。或者离席。总的来说，酒宴都很好。可这粪便只需吃一点点，只是偶尔。你建议怎么办？继续参加酒宴还是离席？继续还是离开？

丈夫：明白了你的暗示。

妻子：那我们就此打住。就停在这一乐观的音符上。

丈夫：我们家酒精放在哪儿？

妻子：你要干吗？

丈夫：擦洗一下！（找到酒精给自己倒上）

妻子：稀释一下。

丈夫：你还要教我喝酒呗！（一口喝下，大口哈气）

妻子：吃东西啊！（塞给他黄瓜）

丈夫：我说了，你别教我。

妻子：快吃一口！

丈夫：（推开她）别管我！虚情假意！跟我睡了二十年！给我做饭，收拾家，洗衣服，可自己却琢磨怎么背叛我！竟想得出要扔下我！那为什么还跟我过？！如果不爱我，看不起我，不尊重我的话？

妻子：尊重你什么？！尊重你一周喝醉一次半？

丈夫：这不是我主要的！

妻子：看得起你什么？！或许，你道德高尚？或者很崇高？或者你风度翩翩？

丈夫： 我很普通！我是大多数！一个正常的人！

妻子： 我们的标准不同。

丈夫： 是不同！比如说，我没想背叛你！

妻子： 你——直接就背叛了！

丈夫： 根本没有过一次！如果说真格的！不过都是些扯淡，鸡毛蒜皮的事。

妻子： 你认为，什么是背叛？

丈夫： 动了感情。可我只爱你一个。

妻子： 你对自己的感情完全能把握住？决定爱就爱？改变主意了，就不爱了？

丈夫： 你怎么——犯傻啊？哪有这样的！既然有了感情，那感情就是独立的，不受我们的控制。

妻子： 那你有什么优点？凭什么自我感觉良好？凭什么责怪我？你爱我一人并不是因为你是一个正派人。你也只能这样了。

丈夫： 没明白。你什么意思？

妻子： 我的意思是，爱是一种天赋。我们唯一可做的，是做它的保护人和守卫者。可你甚至都不想为爱情拒绝诱惑。

丈夫： 我可以拒绝，没问题！拒绝很多人了。根本就不想。

妻子： 你不想。这一点我自己也发现了。你恩准安排我去的这家公司请来了一位心理内科医生。他向我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，其中包括，我是否有固定的性伙伴。我回答说没有。甚至都没有想起你，你能想到吗？把你忽视了。你是什么性伙伴？你是丈夫。

丈夫： 你自己也有一百年没有向我提出要求了。我根本也看不到你的爱抚。

妻子： 为什么应该由我提出来？我根本挤不进你的喝酒与电视、钓鱼与工作，还有鬼才知道的什么事情之间。你的性只用五分钟。就这五分钟还一年只勉强挤出两次时间。

丈夫： 爱不只是性生活。

妻子： 那爱你什么呢？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些年里，你给我送过几次花？我的生日礼物你都是在我们家楼下的商店里买的。顺路！附近。就便。是食品店时——送一盒糖果。改建成玩具店了——你看，就这些小熊小狐狸什么的，就等着落灰了。后来成了服饰用品店了——就送连裤袜。离开你不是时候！汽车配件商场马上就要开业了。你就会在我过生日时送方向盘，送轮胎。二十年间会组装成一辆汽车。

丈夫： 都说完了？

妻子： 说完了！你心满意足了！

丈夫： 可以闭嘴了。我再也不需要你的说教了！我明白了，是谁搞出的这些名堂。

妻子：谁？

丈夫：你自己知道！

妻子：猜不出来！

丈夫：唉、呀、呀！

妻子：你敢用这样的语调说我妈！况且这事与她无关！

丈夫：遇到了一位多么顽强的岳母啊！二十年过去了，她还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！

妻子：可耻！你得溃疡时，是谁每天……隔一天去看你？给你做清汤和果汁饮料？为减轻你病痛陪你一起下棋？

丈夫：她是专门来看我如何死掉。就盼着她女儿早点儿独身，开始独居的新生活！

妻子：卑鄙！

丈夫：我再也不相信蛊惑之词了！成熟了！还向你认错，真是傻瓜！我没有什么可爱的？我只吹一声口哨试试！可你有什么可爱的？！你照照镜子看看！你头上是什么？我也就不说你头上有什么了！从来不涂口红！总是戴着一副古怪的眼镜！总是找碴儿，生气，无聊。一副哭腔！受苦受难之人！总之我都记不得，你最后一次笑是什么时候！

妻子：没有笑的理由。

丈夫：如果有理由的话，任何一个傻瓜都会哈哈大笑的。可你没有理由笑一下看看！通常是——你笑着，笑着——再一看，理由出现了。

[妻子突然哈哈大笑起来。

丈夫：你干吗？疯了？

[妻子哈哈大笑。

丈夫：你怎么啦？感觉不好？停！（摇着她的肩膀）马上停！

[她笑得更厉害了。

丈夫：你怎么啦？能说话不？哪怕点一下头！叫救护车？你这是神经性的！喝点儿水吧？点头啊！

[她继续笑，摇着头。像似歇斯底里。丈夫快速倒了一杯水递给她。她喝

了一口，喘不上气来。瞪大了眼睛，用力挥动着双手。

丈夫：你这是怎么啦？得了！叫“救护车”！

妻子：（声音嘶哑地）你给我倒了什么？

丈夫：（闻了一下杯子，哈哈大笑起来）酒精！快吃点儿东西！（塞给她黄瓜）快、快！

[妻子把杯子里剩下的酒精泼到他脸上。]

妻子：你是对的。如果长时间地笑，就会找到理由。我的上帝！我的上帝！我是多么幸福啊，马上就要离开这个蠢货了！

丈夫：去你妈那儿？

妻子：去我妈那儿。

丈夫：然后去南方？

妻子：打算是。

丈夫：马上找个未婚夫？

妻子：说对了。

丈夫：建议你别挑来选去的。遇到什么样的人你都同意。

妻子：竟然这样？

丈夫：谁要你啊？

妻子：好像刚刚才说过，你要啊。

丈夫：那是我心肠好。对你习惯了，熟悉了。知道吗——就像一双旧拖鞋。不管用了。当着外人穿觉得丢脸。却穿着！习惯了。不舍得扔。

妻子：旧拖鞋——是我？

丈夫：形象的说法。

妻子：地球上有多少相同的男人啊！难道我没机会哪怕引起其中一个人的兴趣？

丈夫：不过挺好奇的——你拿什么来引起男人的兴趣？

妻子：我高效、迷人、活跃、开朗、心怀善意……我知性、有文化、优雅、运动型的……我有无穷的魅力！

丈夫：与精神病医生谈一次话对你来说显然是不够的。

妻子：这一切都是我的潜力。为了能够实现这些，我需要一个男人。一个能崇拜我的男人！赞叹我的人！还得是一贯的教养良好，做人友善。还得细心、温柔、慷慨……

丈夫：一个陌生的男人何苦想起崇拜你呢？从何说起呢？

妻子： 我会找到这样的人。

丈夫：（又喝了点酒精）所有的都说完了？

妻子： 远不是所有！

丈夫： 我听够了！现在你闭嘴！摘下眼镜，站得舒服一点！我要打你！我给你装修一下！让你有得可回忆的！荡妇！！我让你丧失最后的卖相。

妻子： 劝你别这样做！（抓起风衣穿上）

丈夫： 再也不需要你的这些低能的劝告了！你要离开我？已经穿上风衣了？

妻子： 离开！这次是真的走了！

丈夫： 不，亲爱的！是我现在要把你扔出门去！你醒过来后，还会爬着回来！让你今天再跟你妈商量！（朝她走过来）你是谁啊？还指挥我？（轻轻打了一下她的脸，不痛，却是侮辱性的）喂，道歉吧！为你刚才所说的一切！快点儿！说谁呢？（抖出箱子里所有的东西，用脚往满屋子乱踢）她准备走人！我要教会你怎么跟我说话！

妻子： 十足的小人！

丈夫： 够了！！你激起了我身上动物的本性！自作自受！算你倒霉！受着吧！

[用力挥起手来，但落下的动作却比挥起的动作轻得多，因为妻子从风衣口袋里掏出喷雾罐，朝他脸上喷去。

丈夫： 见鬼……你干吗……疯了……（沉重地，仿佛死了一样瘫坐在地上）

妻子：（拨电话号码）妈？我耽误了一会儿。没有，一切正常。谈了。反应？正常反应。我们的关系结束了。这很明显。他？在这儿。打瞌睡呢。哪一分钟？你认为，他是故意打瞌睡？不是故意的。他怎么看？很矛盾。妈，我这里还要收拾一下。来得及！别担心！再见！（挂上电话）

[穿过房间，照镜子看自己。

妻子： 再见了！也必须同自己告别了。啊，请给我爱吧！

第二幕

[房间里。

[镜子上方的壁灯亮着。

[箱子已经重新装好。

[丈夫仍在厨房里。躺在地上。不过脑袋下塞进了一个枕头，身上盖着被子。

[寂静中听得见流水声。妻子在洗淋浴。

丈夫：（呻吟着动了动）×你妈！……×你妈……见鬼……

[长途电话。

丈夫：（往房间里爬接电话）×你妈！……×你妈……（凭感觉咕咚一声抓起听筒）喂？夜里打个什么没完没了的？！什么？好好说！你不是俄罗斯人还是怎么？喂？谁？噢，有。去哪儿了？怎么，浑蛋，你骂人呢？！看我现在怎么收拾你一顿！什么？什么？杂种！（扔下话筒）

[妻子走进来。围着浴巾，坐到镜子前。

[接着用吹风机吹头发，修理指甲。

丈夫：祝贺！刚才有一高加索人打来电话，问你是否已经出发了……

妻子：（冷漠地）去哪儿？

丈夫：去那儿！一个正经女人不会去的地方！有意思，你觉得我应该怎么看这件事？

妻子：我建议你喝酒的数量和频率要少些。

丈夫：一切好像都不对劲儿。我到底是怎么了？脑袋痛得要裂开了，嘴里说不出啥滋味。而且我怎么会睡在厨房里，没脱衣服？

妻子：我给解释一下。我用喷雾罐断了你的气焰。为了自卫。

[停顿。

丈夫：嘿，你真行啊！马上就可以踏着滑雪板青云直上了。

妻子：你打我。我防身自卫。我觉得这很正常。你再靠近，还会够你受的。

丈夫：你扔了这玩意儿！你从哪里搞到的喷雾罐？

妻子：公司赠的。三八节那天。赠所有的女员工。你看，派上用场了吧。谢谢亲爱的公司。图书馆任何时候也想不出这一招。

丈夫：十足的傻瓜。简直是胡闹。那，你去你妈的筒子楼。你和她一个房间里能住很长时间吗？还有她的新一任丈夫？比她小二十岁的那个！让她心

疼得肉麻的那个！到那时你拖着个大箱子去哪儿？

妻子：不用为我担心！我不准备在我妈那儿住。只是顺路过去待一两个小时。

丈夫：哦！女士变得独立了。靠自己厌倦的工作已经挣了足够多的钱，可以在外面租房子了？

妻子：昨天从公司辞职了。

丈夫：越来越有意思了！在图书馆里找到了挣得同样多的职位了？

妻子：我要离开莫斯科。

丈夫：很久吗？

妻子：或许，永远。

丈夫：那么去哪儿呢？

妻子：比萨。

丈夫：草率！不适合你。

妻子：四个小时后我的飞机会飞抵罗马。然后从罗马坐车去比萨。

丈夫：去哪儿，哪儿？

妻子：罗马。

丈夫：罗马知道了。从那里坐车去哪儿？

妻子：你真是无知。比萨——不是你最初想的那个地方。正好相反。是意大利的一个城市。不很大的城市。只有十万人口。我累了，想清静清静。（活跃起来）那里有著名的比萨斜塔！就是随时倾斜的那个。

丈夫：关于那个塔知道了。你看它时要小心了！我奉劝你。别突然倒到你身上了。会压死人的！

妻子：12世纪起就开始倾斜了！或许，20世纪也在倾斜。21世纪也还要倾斜。

丈夫：那你去你的这个不稳定的比萨要待多长时间呢？

妻子：说了——希望到永远。

丈夫：工作找好了在……比萨？

妻子：没有。

丈夫：那找到什么了？

妻子：丈夫。

[停顿。]

丈夫：脑袋痛。什么也搞不懂。

妻子：我给解释一下。我找到了未婚夫。

丈夫：给谁？

妻子：不是给你了！给我自己！

- 丈夫： 在比萨？
- 妻子： 你本人对比萨有什么意见吗？
- 丈夫： 我对这个偏僻的地方，这个意大利的闭塞之地，这些罗马的移民新村没有任何意见。
- 妻子： 比萨位于意大利中心。
- 丈夫： 你的斜塔要是倒了——谁也不会去比萨多管闲事的。你在那里会精神失常的。周围全是同样的面孔，令人恶心的面熟……却跟谁也说不上一句话。
- 妻子： 我要学会意大利语。比萨不仅有斜塔，还有大学。
- 丈夫： 你读大学年龄有点儿大了。
- 妻子： 学习任何时候都不晚。我对学习有热情。比萨不会成为闭塞之地。顺便说一句，那里有国际机场。
- 丈夫： 想飞来舞去地沿街乞讨了？那你怎么挣钱来进行这些勾当呢？
- 妻子： 新任丈夫会为我提供保障！你别在意——我要嫁给一个意大利人。
- 丈夫： 怎么可能对此不在意呢？！意大利人有钱！个个有钱。有钱只因为是意大利人。你会坐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一居室的房间里，不过那里有通心粉！哈、哈！顺便说一句，你最受不了它们！通心粉和一居室豪华套房——意大利标准的奢华！别墅你那里是不会有。踏访普希金、莱蒙托夫之地你的新任丈夫是不会领你去的。他花不起这钱——从那里到这里。
- 妻子： 没关系！我去看但丁、果戈理所到之处。如果说到住房，他连一居室的都没有。
- 丈夫： 难道住在筒子楼里不成？总之，整个意大利，全是一色的筒子楼。
- 妻子： 他住在城堡里。自己的城堡。
- 丈夫： 可怜的人！他会强迫你去干苦力活的！我知道这些城堡！他们就是在吞钱。又得修理，又得供暖，又得煤油，又得火柴……他们意大利什么都得付钱！贪婪的国家！
- 妻子： 游客付费。他在自己城堡里搞旅游。
- 丈夫： 向左看——身披盔甲的傻瓜骑士！12世纪。向右看——20世纪。我的俄罗斯傻瓜妻子！一丝不挂躺在床上！你是在哪儿贴上了这位意大利佬？
- 妻子： 在征婚启事上物色到的。
- 丈夫： 原来我这道德高尚、喜欢幻想的图书管理员竟在进行有计划的搜寻！
- 妻子： 是的，选择过。
- 丈夫： 那他以什么迷住了你？别是比萨的城堡吧？

妻子： 一个住在自己城堡里的男人，无疑是迷人的。

丈夫： 一个胖乎乎的身材矮小、寒毛很重的罗圈腿的老头。

妻子： 中等身材，庄重迷人，比你的旧拖鞋小四岁。

丈夫： 哪双拖鞋？

妻子： 你的旧得不成样子的拖鞋——就是我。忘了？

丈夫： 就是说，交换了照片？他给你寄来了某位意大利演员的照片。你给他寄去了十六岁时的照片。罗马机场你们二人就期待着超级不爽的惊喜吧。

妻子： 他来过莫斯科了。为我而来。

丈夫： （勃然大怒）你去宾馆找过他？妓女！

妻子： 卫生部通知去的。喷雾罐很危险的。

丈夫： 你从哪儿学到的方法——向人喷雾！你是特种兵吗？

妻子： 你有拳头，我有喷雾。重要的是平等。我现在回答你。宾馆我没去。我们去了博物馆。我领他去了保证碰不到你的地方。

丈夫： 去饭店了吗？

妻子： 暂时还没。来得及。

丈夫： 也就是说，你的这个意大利佬是个守财奴！想结婚，却舍不得去饭店。

妻子： 你想诋毁他是办不到的！他为我付钱办了国外护照和抵达罗马的机票。而饭店我一辈子只去过一次。

丈夫： 这是什么时候？

妻子： （怀旧地）还是白天。我们集体庆祝图书馆百周年诞辰。每人凑了五卢布，那么舒服地在大都会坐了一通！太豪华了！我希望，我的新任丈夫会时不时地领我去饭店！

丈夫： 他那么年轻、慷慨，城堡的主人，怎么在自己的意大利找不到别人了？怎么会登启事择偶呢？

妻子： 他从小就热爱俄罗斯。一直就想娶个俄罗斯人。

丈夫： 这个理解！女仆是免费的。你给他做饭、洗衣服、收拾家……

妻子： 就像我这一辈子！只不过换成了意大利。不过感受还是不一样的！

丈夫： 你知道开始流行新几内亚妇女了吗？他可别把你换成了巴布亚女人！一旦他永远追求时髦呢？

妻子： 他最看重的是神秘的斯拉夫女性的灵魂。我一个人够他解密到老的。我就是全新感受的宝库。取之不尽的。

丈夫： 他不是性无能吧？你没关心一下？

妻子： 为什么？在诸多优势的条件下，这个小缺陷我甚至都没发现。在这件事上，你自己是知道的，我没有被宠坏。早就习以为常了。我这有喷雾。现在你转过身去！我该换衣服了。

丈夫：彻底傻了！理解——如果是脱衣服嘛！可你是准备穿衣服。那我转身干吗？

妻子：替你担心。我正是在穿衣服时才看起来特别性感。不想惊动谁。

丈夫：你光着身子还是穿着衣服——我根本无所谓！对我来说没有区别。

妻子：可怜。可我还没有失去男女差别感。因此，既然你已经无所谓，那么就请转过身吧！

[丈夫转过身去。]

丈夫：我不相信你说的话。

妻子：我会从比萨给儿子打电话的。

丈夫：护照和机票给我看看！

妻子：在我妈那儿。顺路去拿，直接去机场。

丈夫：就是说，这一切都是你妈安排的？

妻子：我自己是个大女孩儿啦。你可以转过身来看看。

[丈夫转过身来，看见一位有品位又优雅的女性。]

妻子：怎么样？

丈夫：什么？

妻子：你把我想象成一件足球衫。你不会为我在欧洲人面前丢脸吧？手别动！已经不是你的了！从精神上欣赏吧。怎么样？

丈夫：是的！

妻子：怎么样啊？

丈夫：这可真是的。你从来没为我这样努力过。

妻子：套装是他送的礼物。你从来都没有试过送我类似的衣服。不过现在我确实该走了。

丈夫：等等！你这一切都是真的？

妻子：你没有多少时间可怀疑了。晚上从比萨给你打电话。

丈夫：为什么？

妻子：什么为什么？

丈夫：为什么你要扔下我？我不明白。我似乎觉得，这不是发生在我身上。发生在我们身上。应该发生在其他的那些不太聪明的人身上！我还是那个我，可你好像疯了。

妻子：我们坐下来祝我路上平安吧！一辈子过去了。刚开始我还幻想爱情。然

后我只想要关心和体贴。后来哪怕有礼貌我就很高兴了。

丈夫：那我怎么不爱你了？

妻子：爱——就是你能整夜守着我，兴奋得屏息看着我入睡。爱——就是我的声音对你来说比任何音乐都更性感，比雪花还温柔。爱——就是你看着我，我的面颊会泛起红晕，我的嘴唇会燥热……爱——就是小别如久别，即使是每时每刻期待的相见都仿佛如昙花一现。爱——是无刻不在的担心和睡梦里的相拥。

丈夫：那么，这一切你准备在比萨找到？

妻子：这一切我再也不会有了。我不再奢望你的爱了。

丈夫：那为什么走啊？

妻子：想从零开始。

丈夫：你为什么坚信，你比萨的这个“零”会特别呵护你呢？

妻子：那里受的教育就是这样的。从小就培养对母亲、姐妹、岳母——即每一个女性的尊重。哪怕是对妻子！哪怕是对自己的妻子！最后一点你理解起来一定有困难。我想得到尊重。有保证的尊重。至于孤独、不关心、不爱我已经习惯了。我有什么好失去的？有什么好回忆的？只有希望和逝去的幻想。

丈夫：这就是你在图书馆里工作的果实！生活在图书中会使女人精神失常！

妻子：革命的思想！

丈夫：生活不像书里的故事。

妻子：图书有各种各样。你会觉得很吃惊，但是，我和你的生活确实与一些图书很相像。

丈夫：说我不爱你，这我不同意。

妻子：你爱我吗？

丈夫：并不能说是爱……但也不能说不爱。

妻子：关于旧拖鞋我是记住了。到时候了！再见！可怜的人，你都没什么可回忆的！

丈夫：（兴奋而天真地）回忆起来了！回忆起我结婚那天的事！我当时去户籍登记处有点儿晚了。因为睡过了头。前一天夜里躺下得太晚。一大早这事那事，喝点儿醒酒的茶……洗淋浴，衬衫……萨恩卡跑去买酸奶，好长时间没回来……

[电话铃响。

妻子：找我的！（抓起话筒）妈？是！马上出门！我在门口。没，不会迟到的。

为什么非得在登机开始？完全可以在结束的时候。好，现在就下楼。好，你在楼下等我，在楼梯口。（挂上电话）你到登记处晚了一个多小时。

丈夫：那些细节已经不记得了。但记得很清楚的是，你妈对我大发脾气。小声祝贺了一下，然后整个婚礼都绷着脸。

妻子：你不难理解她吧？你甚至都没为自己的迟到道个歉。我在亲戚们面前脸往哪儿搁？挺着个肚子，可你却迟迟不来。突然从出租车里跳出来，却手拉着一个姑娘，还哈哈大笑。

丈夫：与那姑娘无关。不过是一个宿舍的。前一天她被男朋友给甩了。萨恩卡选了她，强行拖来参加新郎告别晚会。免得她一人伤心。萨恩卡看上了她。他随处都带着她，结果她与自己的男朋友和好了。这与我无关。

妻子：可能，萨恩卡喜欢她。但她喜欢你！她甚至在酒桌上与你调情！我坐在你这边，她坐在你那边！

丈夫：连她叫什么都不记得了！你怎么还记起了这么个傻瓜？

妻子：不记得叫什么名字，还给领来了！她把我的婚礼给搅和了！我当时有身孕，脸上有蝴蝶斑，可她身材匀称厚颜无耻。跟你跳舞，贴得很紧。你却用淫荡的目光看着她。而且还喝多了。大家都笑话我，有人同情我。我是多么不幸，还受到侮辱！这就是婚礼！一生中重要的一天！她想试戴一下头纱，你连问都没问，就从我头上摘下来给她戴上。她戴着我的头纱，拉着我的手，在大家面前矫揉造作地问：“我们好看不？”并装出她也有肚子的模样。“我们给宝宝取个什么名字呢？”惹得大家哈哈大笑！可你竟然还奇怪，我母亲为什么不喜欢你！（大哭）

丈夫：（冷酷地）那你们站起来走人啊！别理我，走呗！我会爬着去找你的。或许不会爬去。如果你都不爱、不尊重你自己，那你想让我怎么样？怎么没在你的书里学会自尊呢？有房子住！你妈在附近！受过高等教育！怎么，带不大孩子吗？还是没有丈夫生下孩子有失体面？那爬上没有发誓爱你的男朋友床上就体面了？他也没有强求你跟他睡啊！只不过是喝多了！所以就相识程度来说动作有些过于亲热。你以为，我愿意娶你啊？还是仅仅因为你怀孕了？我还没有正儿八经地爱上谁呢！身边多少女孩儿啊！目不暇接！却突然无缘无故地结婚了！你妈还暗示说，我结婚是由于住房的原因。可我当时只差两年工龄就可以分得住房了！当时是想上吊，而不是结婚！我当时是尽力不去想这些不愉快的事。我最好在婚礼上伤心和不幸，对吧？我为什么要和你结婚？我是感觉你行为有些反常。你可能会对自己做出什么傻事来。我然后会受良心的谴责。我应该像个正派的男人一样结婚。结婚是应该的，不过爱你却没办法！我有什么可记住这婚礼的？相反，我整个人都想努力忘掉它。

不幸的一天！

妻子：你从来没跟我说过。

丈夫：现在说这些也无济于事。不该跟女人说这种事。信口开河！别往脑子里去！尽管现在已经……算了，我帮你把箱子拎到出租车上！（拎箱子）现在你肯定会恨我了。

妻子：不，我可怜你。我更幸运些。我至少是爱过了。尽管是单恋。多少年来我一直希望，你能发现我，爱上我。却毁了你的生活。你就这样无爱地度过了一生。

丈夫：不知为什么，没发现你爱我。该走了，不然去“零”那里可要迟到了！她爱过我！听起来很可笑！走吧！

妻子：可笑？等等！我爱过！！！我应该告诉你这一点！

丈夫：告别时间太长了！该走了！现在你去愚弄你那比萨的“零”吧！

妻子：不讲完我哪儿也不去！

丈夫：（坚决并示威性地坐下）说吧！我觉得我会被震惊！一起生活了二十年，现在才知道，我被热烈地爱过——这可是一件大事。我听着。这个值得。

[停顿。]

妻子：（低声地）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？

丈夫：隐隐约约。如果有意义，提醒一下。

妻子：我在你们宿舍的图书馆里实习。有一次，你走进来，要借一本关于保加利亚的书。因此我马上就注意到你了。这可不同寻常。一个向往旅游的小伙子。

丈夫：我跟你说过旅游的事？

妻子：没有，我自己猜想的，因为我也憧憬着遥远的国度。

丈夫：保加利亚我需要个鬼啊？啊……我正打算把一个性感的保加利亚女孩儿搞到手！

妻子：我们聊了起来。原来，我们两个人都酷爱“电影之旅俱乐部”。这么说，你让我产生了错觉？

丈夫：所有的男人只做使女人产生错觉的事。我为什么应该向你和盘托出保加利亚女孩儿的事？

妻子：你有什么可冒险的？诚实会更好些。而且你的一生，可能完全是另一番风景。

丈夫：我当时常与女孩儿约会——这是那个年龄常做的事。而且很高兴在自己的宿舍里遇到一个至少不算傻瓜的女孩子。你当时很可笑。眼镜总是滑

下来。只有当眼镜掉下来时，你才突然想起来。一把抓住。我想，真有意思，她的眼镜多长时间打碎一次？

妻子：我问遍了所有自己的熟人，跑遍了无数个图书馆，给你搜集到大量的关于保加利亚方面的书籍。亲自找到你的房间，给你送书。

丈夫：记得，记得……我都惊呆了！

妻子：你却没在！……我让你的室友把书转交给你。过了一周，一个月，你甚至都没来谢我。

丈夫：我已经跟这个保加利亚女孩子去了索契。书，好像最后都还给你了。

妻子：我自己去取的。我当时不知道你还有保加利亚女孩儿。

丈夫：我跟她已经分手了。索契之后马上分手了。

妻子：是吗？你对她失望了？

丈夫：失望？没有……我喜欢她。阳光，漂亮。

妻子：她离开了你？

丈夫：好像是，但确切怎么回事儿不记得了。二十年前的事了。

妻子：她为什么离开你了？

丈夫：她想和我结婚。

妻子：你呢？

丈夫：自然不想了。

妻子：你不想跟她结婚？

丈夫：问题不在于她。我当时根本就不想结婚。那时我怎么能当好丈夫呢？

妻子：就是说，我去你那里取书时，你已经跟保加利亚女孩儿分手了？

丈夫：可能……还是晚些时候？不记得了……有什么区别？

妻子：你至少还记得，我本来是去一分钟，却留下来……直到早晨？

丈夫：马上？第一次？

妻子：是。

丈夫：那可能就是说，保加利亚女孩儿已经不在。然后你就消失不见了。很长时间！

妻子：七个月。

丈夫：你去哪儿了？

妻子：你有我的电话。

丈夫：所有的电话我都丢了。

妻子：我生病了，盼你的电话。开始神经错乱。好像也是因为怀孕的缘故。体重急剧下降。总是哭。

丈夫：难道我们说好了，我要给你打电话吗？

妻子：没有，这事我们没有说定。我只是给了你电话。但你没说不给我打电话啊！

丈夫：谁会给女孩子说这事？你根本不清楚——你是否会有心情打电话。

妻子：你当时没有心情？

丈夫：只不过是一下子丢了电话。如果没丢的话，或许会打。

妻子：我最初那么幸福！毫不怀疑，你会打电话来。盼啊盼……后来明白了，你骗了我。

丈夫：又来了！骗了你！刚才说清楚了已经——什么也没答应过！

妻子：但是……发生了这一切之后……你是我的第一个……

丈夫：应该提前说一声！我就不会答应了。结果，是你骗了我！七个月后，你妈来了，悄声告诉我说，我很快就会有孩子了。

妻子：我求她别去找你。

丈夫：求得不好呗！为什么不做流产？

妻子：（震惊地）你问我为什么没有杀死我们的阿廖沙？

丈夫：那时谁知道，这会是我们的阿廖沙？！

妻子：我知道啊！

丈夫：所以直到现在也不明白——为什么会娶你？你妈我是一开始就不喜欢。孩子根本不会让我激动。为什么结婚？

妻子：大概是因为我爱你？

丈夫：你称这为爱？不，这没有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爱是一种天赋！不次于歌唱和绘画的天赋。这种天赋远非每个人都有。你别生气啊，但你没有。

妻子：你怎么知道？我爱过你，不过你从来就没有爱过任何人！

丈夫：爱过。

妻子：在我们结婚之前？

丈夫：别说这事了。你迟到了！有什么必要提起？一切早就归于平静了。

妻子：只说一点！在我们结婚之前爱过的吗？

丈夫：不想说。

妻子：你哪怕一生中能说一次真话，现在有什么可怕的？我马上就离开你，马上就走！不会留下的！别紧张！

丈夫：只不过不想让你生气。

妻子：醒悟了！只说一点！是在我们结婚之前吗？求你了！在婚前？

丈夫：不是。

[电话铃响。

丈夫：（对着话筒）喂？（把话筒递给妻子）找你！

妻子：喂！妈妈？我们在机场见吧！在值机柜台处。对不起！是的，谢谢。是

的！这就出门！我说了，妈妈！马上出门。（挂上电话）就是说，是在我们结婚之后？！

丈夫：你迟到了。不想再一次毁了你的生活！

妻子：我很感动。别替我担心！在我们结婚之后？

丈夫：上帝啊！是的！

妻子：什么时候？

丈夫：让我想一下……阿廖沙两岁……

妻子：那个夏天！你打发我和阿廖沙去了别墅……可你自己……我说为什么很少来看我们……可我还一直盼啊盼的！常去等火车。给自己编了花楸果的项链，特别适合我……

丈夫：这跟夏天没关系。这发生在夏天、春天、冬天，还有秋天——五年。

妻子：五年过着双重生活？！五年一直有情人？！（突然挥着拳头向他扑去）还跟我睡！从图书馆接我和阿廖沙回家？！领我们去南方！你这个卑鄙的家伙！我和你在那里的舞场旋转！争吵！和好！可你却一直有个情人！

丈夫：住手！没有过情人！跟她什么也没有发生！

妻子：（突然低声地）你不爱我？

丈夫：你为什么非要把我拉进这个话题？再也不想从心底提起什么了。

妻子：你只说一点——你不爱我？我在你身边，你却无望地爱着另一个女人？

丈夫：无望地！相互地！问题不在这儿！爱过了！爱本身会颠三倒四。

妻子：就是说，她还是不爱你？

丈夫：爱。

妻子：爱？！……那你为什么没去找她？

丈夫：没去。

妻子：她结婚了？

丈夫：没有。

妻子：那为什么？

丈夫：现在这个已经不重要了！

妻子：既然开始了就得说完！哪怕有一次说完自己的想法！为什么没有离开我？

丈夫：请原谅这一点！

妻子：为什么，为什么，见你的鬼去吧，为什么你这个坏蛋没有扔下我？！

丈夫：（大叫）往哪儿扔？！去哪里？晚了！……已经有了你和儿子！离开太晚了！晚了！！！

妻子：可怜我……

丈夫：是可怜。你，还有儿子。现在为此道歉！

妻子：我不需要你的怜悯，不需要！最好是扔下了！或许那样，我现在就会幸福地和某个人在一起！

丈夫：你当时可不是这么想的。

[停顿。]

妻子：她比我年轻？

丈夫：她甚至比我还大。

妻子：大很多？

丈夫：有什么区别？

妻子：她现在已经五十多岁了，对吧？

丈夫：那又怎么样？

妻子：漂亮吗？

丈夫：我不在意这一点！

妻子：丑八怪？

丈夫：平平常常的。她激动时，眼睛开始斜视。

妻子：岁数大，不漂亮，斜眼。未婚。被丈夫抛弃了？

丈夫：没问过。好像根本就没有丈夫。只有个儿子。

妻子：你这样温馨地回忆，显然，不可能没爱上她。大概，她很被男人看好！

丈夫：什么看好？什么男人？你胡说些什么？当然，也有向她献殷勤的，不过她善于保护自己。

妻子：就是说，只有你一人爱上了她。可为什么是你呢？

丈夫：不知道。结果就是这样。我不是故意的。只不过有一次我意识到，我早已爱上她了。

妻子：然后这爱接下来呢？

丈夫：没什么特别的。只是依恋她。尽可能长时间地待在她身边。痛恨周末。两天看不见她。这两天常常感觉特别可怕，好像再也看不见她了。假如她突然离开了呢……而且世界如此巨大、混乱、令人费解……什么也不取决于我。不过每个周一我又能看见她，这简直就是奇迹。我们之间闪耀着一种光芒，但这光很脆弱。

妻子：想起来了！你当时发烧快四十度了，耳朵剧痛。你整个人都肿起来了。却仍要去上班……为了她？

丈夫：是。

妻子：你们之间从来没发生任何事？一次也没有？

丈夫：有过一次。

妻子：一次？一？（笑）不信。

丈夫：当时帮她送包裹。她感觉不太好，住在梅季希。我提出帮她。到了地方。她请我进屋。她住在一个木制四居室楼房的二楼。我特别喜欢她那里。点上炉子。喝茶。帮她儿子做数学题。很长时间没能解出一道很简单的题。她笑话我们。她和儿子经常彼此捉弄……我们开心大笑！笑什么——记不得了。不过我在生活中再也没有这样笑过。

妻子：那笑过之后呢？

丈夫：回家。不过没有马上。刚开始我在城里逛了很久，想了很多。最后想通了——如果再看见她一次，就永远跟她在一起。第二天，我辞职了。甚至都没去告别。不想冒险。

妻子：怪了。真有不像是这类故事主人公的人！再也没见过她？从来没有？

丈夫：见过一次。

妻子：你什么都是一次！什么时候？

丈夫：不久前。

妻子：真的？不久前？

丈夫：偶遇。在地铁里。

妻子：说话了？

丈夫：没有，不能算是说话，不过……

妻子：她看起来怎么样？

丈夫：有什么区别？！

妻子：怎么？你的心颤抖了一下？

丈夫：颤抖倒是没颤抖！你该走了！不然会错过比萨的“零”的！现如今斯拉夫“神秘的灵魂”成群拥出俄罗斯。

妻子：至少打招呼了吧？

丈夫：可以这样说。

妻子：或者说声谢谢，因为至少彼此还想起了对方？彼此没什么可说的吗？幻想恐怕瞬间破灭了吧？被你这一幻想车轮碾碎了的还有我和你的故事。

丈夫：我看见她时，车门已经关上了。她看着我。当眼神相遇时，她大喊起来，并企图推开车门。我扑过去，也开始推车门。来不及了。列车将她带走了。她哭得很伤心！

[停顿。]

妻子：哪里？她哪里比我好？（停顿）我走后，你会跟她结婚吗？

丈夫：晚了。回不到以前了。我做出了选择。或许错了。但命运从不给我们第二次尝试的机会。

妻子：我该走了。想对你说声——谢谢。谢谢你那时没有扔下我。……可怜我……不然我会活不下去的。我不知道，我是否会爱，但从未想过没有你我怎么样。我经常溜走！闹着玩的。去图书馆。记得不，我们那儿的偏房里甚至还放着一张小床，为的是能让阿廖沙有个地方躺一下。正是这些无数好书的生物场保护了我，抵御了你的不爱。晚上你来接我们，我明白了，你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。

丈夫：家庭生活——就像那座比萨斜塔。倾斜，倾斜，但好像永远都不会倒下。谁知道呢？你偶然的怀孕，我结婚的义务，我们的争吵和忙碌，我的背叛和醉酒，你的希望和失望、委屈和容忍——所有这一切都是命运，她把男女神秘地结合起来……家庭销蚀并承受了多少东西……或者毁灭。你走后我会感觉难受。我现在就已经感觉到从未有过的难受。

[电话铃响。

妻子：（拿起话筒）是！还在这里。是，来不及了。对不起，妈妈，请原谅，别难过。这又不是去罗马的最后一班飞机！我坐下一班！对不起，对不起……（挂上电话）看见了吧，迟到了……坐下一班走？

丈夫：下一班什么时候？

妻子：不知道。

剧 终

（文字编辑 叶立钊）